

指

周绍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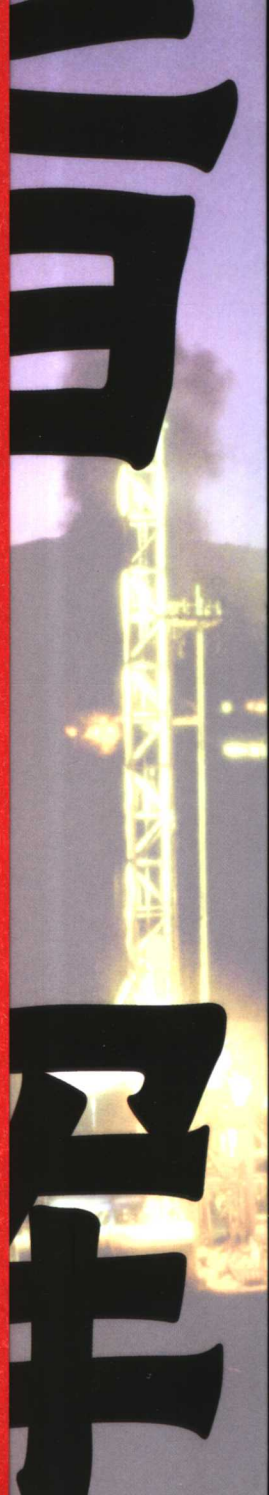
著

挥

长篇小说

commander

山东文艺出版社



指

周绍义

著

挥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挥/周绍义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5

ISBN 7-5329-2560-9

I. 指…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4461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千字/223

定 价 20.00元

Contents

目 录

- 第一章 秦指挥其人 / 1
- 第二章 失踪者 / 11
- 第三章 陵园事件 / 23
- 第四章 爱情年代 / 32
- 第五章 非爱情年代 / 44
- 第六章 生者与死者 / 52
- 第七章 与海同舞 / 65
- 第八章 放弃与得到 / 78
- 第九章 海上人工岛 / 109
- 第十章 大闹地府酒店 / 126
- 第十一章 飘飞的风筝 / 144
- 第十二章 再次出国 / 185
- 第十三章 犹如中弹 / 200
- 第十四章 女人与油田 / 219
- 第十五章 秘密与远行 / 271
- 第十六章 指挥之死 / 285
- 第十七章 警世之信 / 306
- 第十八章 不死的胡杨 / 331

第一章

秦指挥其人

commander

指挥姓秦，名叫秦万夫。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早年间一位领导给他起的，嫌他原来的名字不好，没有学问，没有灵气，纯属瞎起。他的原名叫什么，已经没人能知道了，只有他的妻子孙桂英叫过他二狗，或许那是他的小名也未可知。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中国人最少都有两个名字，多的还有三四个名字。那么秦指挥的原名究竟叫什么？他有几个名字？知道他底细的人不多，孙桂英如今也死了，除了他自己，怕是再也没人知道他早年到底叫什么了。

人们只叫他秦指挥。

给他起名字的那位领导后来官至副部级。他们再有没有联系，走不走动，别人也不知道。人们能知道的只是早年间他和别人吹牛时说起过他名字的来历，那时他毫不忌讳，很自豪的样子。后来他当了领导，渐渐就不再讲了，随着他的官越做越大，干脆闭口不谈。偶尔也有不知趣的人想提提他名字的来历，他反而要发火，眼睛一瞪，吼道：“该你知道的你就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瞎打听什么？嗯？”如果问话的是位头头，他还要加上一句：“你懂不懂组织原则？嗯？”久而久之，人们谁也不敢再问这事儿，但不敢问不等

于别人背后不说、不议论,比如很多认识他就常常在喝多了酒后向对方调侃:“一听你这名儿就不像做大官的,你看人家秦指挥那名字,听说给他起名的都当上副总理啦。”

秦万夫。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好名字,有文采、大器、响亮,不是有句话叫“心雄万夫”吗?还有句话是刘备刘玄德说的,他给别人介绍他在河北涿州认识的一个长络腮胡子的人时说,我这个贤弟啊,武艺高强,有万夫不敌之勇,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是夸张飞张翼德的,现在听起来像老板夸他的保镖。

人们都叫秦万夫指挥,其实他是个副指挥。

现在该说说指挥了。如今在中国,指挥好像不算职务了,现在最走红的职务是董事长、总裁、总经理什么的。一般都是在非常时期,如防汛、地震、火山爆发等等,遇到险情需要抢救的时候才临时设个指挥部,这时才会有指挥的职务。不过从历史上来看,指挥还算得上真正的官位,但那时也不叫指挥,而是叫指挥使,比如明代的五城兵马指挥使,宋代的骁勇军指挥使。唐中期以降,各镇军指挥官都称为指挥使。五代、宋、元、明、清,均设过指挥使的职务,元代于各省设过指挥使司,作为省最高军事机关,清代也设置了首都兵马司指挥。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能感到指挥这个职务有些来历,而且,这个职务早就被确定为司,司对于我们来说就不难理解了,现在一般是部的下属部门,既然是国务院之下的部,这个职务就好像与京城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先讲讲秦指挥的背景。现在的人遇事都要讲个背景,要是没有背景,你什么也办不成。秦指挥的背景很大,大得你连想也不敢想,秦指挥的背景很远,远得你就是用五十倍的望远镜也看不到

边。

秦指挥管辖的地盘，坐着丰田车也得跑上三天三夜。这样的距离，不就是一个省的距离吗？说得对，要是算起来，还真的有一个省那么大。在过去的某个时期，秦指挥的管辖地甚至还跨过所在省，在三个省的一些地方留连。不过，要说起管人来，秦指挥就差些了，他管的人也就是那么十几万口子，加上老婆孩子，满打满算，也不过五十万人。

如果在这么大的地盘上只有这么稀稀拉拉的一些人，这就很像古代的将军们戍边，又像塞外屯兵，但秦指挥是一位现代人物，不是古代的镇边将军（在一次动员会上，他说他倒是很想当古时候那样的将军，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真正的男人在和平的年代里活得没意思，不能打仗，不能沙场点兵，没有渴饮匈奴血的痛快，也就没有了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气，更没有了英雄断臂的刚烈，好在秦指挥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驰骋，好在他有十几万人可管，就足以让他生出当了将军的幻想。

那么，秦指挥到底是干什么的？

秦指挥是一位油田领导。当然，油田领导的提法也过时了，现在要介绍，得说他是一位石油界人士。想想看吧，只有油田才有那么大的地盘，才有那么少的人，油田的指挥才能像古代的将军们一样，带领着石油工人打仗般去打井。

秦指挥的年龄是个谜。很少有人能知道他的真实年龄，这一点也和他早年的名字一样，也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别人就不能知道了。比如有一年他过了五十岁的生日，一年后，他属下的一个

公司又给他过了一个五十岁的生日，过了两年，他分管的钻井公司为庆祝他的五十诞辰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联欢会，会上演出了不少歌舞节目，还有两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歌手前来助兴，分别演唱了《祝你生日快乐》和《你的生日我会送你一个礼物》等歌曲。总之，在秦指挥第二次结婚的时候，他的第二任妻子乔小琴说秦指挥时年五十三岁，比她只大了二十七岁。久之，连最熟悉他的下属们对他的年龄也模糊起来，他们对秦指挥说，您不老，一点也看不出有五十岁，不知道的人都会当您是四十来岁，正当年啊。他们说归说，其实也不知道秦指挥的实际年龄，他们就想，也许只有管秦指挥的组织部门才能知道他的实际年龄了。

关于秦指挥，有几件事情要记录于此，以免淹没在后面完整的故事之中。

其一是上世纪的中后期，秦指挥从“文化大革命”戴上的“走资派”帽子下刚刚解放，站出来主持钻井工作。有一天，有人汇报说，一个钻井队在开钻打井之前燃放鞭炮，“造反派”们说这是搞封建迷信，把队上的队长和指导员一起弄到钻井指挥部，准备开个大会进行批判，以反面典型来推动革命形势。秦指挥亲自去看望了那两个倒霉的队干部，问了问情况，就把人放回井队去了。“造反派”们把矛头直指秦指挥，说他支持井队的人搞封建迷信，秦指挥不屑地笑笑说：“什么叫封建迷信？打井就不能图个吉利了？我早年在玉门油矿打井也放过鞭炮，怎么了？那时领导们还要到场祝贺呢！”他坚决顶住，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策划的阴谋彻底破了产。

其二，在上个世纪末，齐阳油田进行了最后一次大会战。所谓

油田的会战不是打仗，而是知道哪个地方的地下有油了，就把井队集中调上来打井。那次上了很多井队，有上百个，场面弄得很大，一些舞文弄墨的记者们看了，就吹嘘这将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次石油大会战。据不完全统计，那次调来一百二十多个钻井队，五万多人，其声势和规模都有些像早年三大战役中的某一次。会战场地十分开阔，适合阵地战和运动战。只听得一声令下，立时机声轰鸣，昼夜不停，人嘶马叫，日夜奋战，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欲睡而领导不让。说到底，打一口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口井浅的一千多米，深的两千三千的也有，而且，打井也和唱戏差不多，先得扎台子，打井扎台子就是立井架，安装设备。由于打井是和大地较劲，在地上戳窟窿，所以设备都是纯钢的，铁的都不行，安装起来要求细心、完整，不然打起井来不安全。那天晚上，秦指挥检查到一个井队的时候，发现这个队没有安装上钻台的梯子，钻工们上钻台，只好攀着几根栏杆什么的往上翻，好像花果山上的一群猴子。秦指挥见状大怒，当即打电话，让钻井公司的领导，具体为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连夜赶到那个井队，把钻台梯子从五里路远的地方抬到井场，安装好，然后就地开现场会，并言明以后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不把工人安危放在心上，先从处级干部开始免职。结果三十多个处级干部星夜赶到井场，没有一个人敢不去。他们抬着近千斤重的铁梯，走几步歇一会儿，就这样，还有三个人扭了腰，两个人岔了气，几个年龄大的只是跟着走，竟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开现场会的时候他们就更狼狈了，人人都面红耳赤，冷汗如雨，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其三是在世纪之交的一个寒冷冬天，大概是快过春节的时

候，一个国家级交响乐团从北京来油田慰问演出。演出前，秦指挥代表油田请乐团的人吃饭。那时候，油田已经建设得像模像样，有鼻子有眼睛，酷似一座城池了。但乐团是从京城来的，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看着这个地方还像在看一个农庄，或者兵马俑一号坑，再加之他们都是演员，搞艺术的，个个自命不凡，你会拉小提琴，他还会拉大提琴，你会吹小号，他会吹长号，再来一个还会吹法国号，一个比一个厉害。特别是那个指挥，据说很有名气，都到外国指挥过乐团演出，因此更是矜持得可以，轻易不说话，一说必然语惊四座。吃饭时，不知是不是职业习惯，吃着吃着他就把筷子当成了指挥棒，指指画画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地方。现在人们都在拼命挣钱，这里的人却还在讲奉献，讲奋斗，讲理想，你们说，他们是落后于这个时代还是缺心眼？”人们哄堂大笑，满嘴喷饭。一会儿乐团指挥又挥了挥筷子说：“平心而论，这个地方建设得还算不错，也有楼有路的，可全是穿工作服的油鬼子，你们说，猛然来到这里，是不是和唐僧取经来到西域女儿国一样？”人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几个女的笑得拿不住筷子，差点把盘子拨弄到地上。一开始秦指挥倒没怎么生气，他想，搞艺术的这些人可能都有嘲讽别人的爱好，就没有和他们一般见识，还站起来给那个著名的指挥敬酒，没想到人家不领这个情，或者说根本没把秦指挥放在眼里：你算什么呀，土包子一个！你懂贝多芬还是懂瓦格纳？你懂舒伯特还是懂施特劳斯？所以，不喝，没有名目的酒，不喝，坚决不能喝！

秦指挥这时才真正愤怒了，他把酒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猛然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那个指挥说：“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不就是个指挥吗,啊?告诉你,老子也是指挥!而且比你管的人还多!你才管几个人啊?老子管的人是你的几万倍、几十万倍!”

演员们被震住了,也许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敢在他们的指挥面前自称老子,也许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暴怒的人,可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敢在著名指挥家面前自称老子的人,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头发直立、两眼圆睁的愤怒者,因此,整个宴会厅里顿时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演员们看着秦指挥,就像看着一头发怒的狮子。

秦指挥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闭了下眼睛,把声音放低说:“必须承认,刚才听了指挥的话我很生气,你伤害了我们石油工人的自尊心,你伤害了我们石油工人的感情!我想对你说的是,我们有个井队队长,为了打一口能出油的好井,在钻台上三天三夜没有下来,是工人们把他背下钻台的。他的腿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脊椎病,三个月以后,他就瘫痪了,从此与他终生为伴的只是一把轮椅……还有一个井队,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钻工患了癌症,他留下遗嘱,死后请同伴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井场上……他才二十一岁,他还没有结婚,甚至没有女朋友,没有谈过一次恋爱,他在这个世界上停留的时间太短了,太短了啊……”秦指挥的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他把那杯酒再次端起来,举到那个著名指挥家的面前说,“现在,就让我代表这些可爱可敬的石油工人们敬你这杯酒。你来了,你就和我们有缘,你指挥的乐曲我一定要听,我要代表那些石油工人们来听你指挥的曲子!”那个指挥默默地站起来,和秦指挥碰响了酒杯,然后两个人把酒和眼泪一饮而尽。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掌声在整个宴会厅响了很久很久。后

来秦指挥去看了乐团的演出，他听不懂他们演奏的曲子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些锯木头似的声音有什么好听，他觉得不如他老家的“信天游”、“走西口”好听，只是他觉得他们演奏的曲子有点像井队机器的叫声，也像风的狂吼，这让他想起了过去的许多时光，有一阵他甚至感到似乎回到了过去的某个阶段。他看到，那个乐团指挥每指挥一首曲子前都要向他点点头，然后再转过身去开始指挥，他觉得这个指挥也太客气了。后来秦指挥才知道，那个指挥真的是不喝酒，且滴酒不沾，但那次却破天荒喝下了他敬的那杯酒。再后来，谁也想不到这两个指挥竟然成了莫逆之交，秦指挥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情，总是要到乐团指挥家里去坐一坐，他们各自说着自己的事情，虽然彼此听不懂，但却能讲得和听得都津津有味。这也算得上奇事一桩。

再后来，改革的大潮席卷了油田，也叫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动作挺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油田改掉了。所谓改掉了不是不要油田了，哪个国家还能没有油田，还能不依靠油田？改掉了就是把油田改成石油管理局，齐阳油田就改为齐阳石油管理局。顺理成章，油田的领导们就成了局长、副局长。据说，原来的油田领导退下去之前本来力荐秦指挥出任局长，但上面考虑到他的年龄不小了，还是让他当着副局长，而局长则是从另外一个油田来的刘自同。

不知为什么，改成局后秦指挥对副局长这个叫法有些不满意，他说什么局长副局长的，让人听了还以为税务局局长呢。立刻有人对他说：“咱们这是什么局啊，咱们是给国家交税的局，咱们是大局，是中央直属企业局，厅局级，与厅长是平级的，平起平

坐。”

秦指挥还是不愿意，说：“什么厅局级，什么平起平坐，我就觉得指挥好，你们以后还叫我指挥，别叫我局长，听到了没有，嗯？”

有一回秦指挥到钻井公司开会，有人叫他局长，他当场就把脸拉下来了，他威严地质问：“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钻井公司？你哪个单位的？你认不认识我？报上你的名来！”弄得那人很下不来台，后来才知道是喊局长喊出了乱子。

时间久了，人们也就习惯了，虽然中国石油总公司和S省下的红头文件上写着秦万夫是副局长，但人们还是叫他秦指挥，就连局长兼党委书记刘自同开会时也是这样谦让：“下面请秦指挥做指示，请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来了。刘自同听得仔细，他的心里有些小小的不舒服，他想，这样的掌声对于一个副局长来说，有点过于热烈了。

第二章

失踪者

commander

卜天越是齐阳油田原来的主要领导，他退下去后，刘自同才从南方一个油田调来当了一把手。不管怎么说，领导这样一个大油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油田不是一个生产队，也不是一个乡镇，甚至不是一个县、一个地区，油田是个生产石油的地方，每年都要由国家下达原油产量，有数千万吨，然后分解到一个个采油厂，让他们从地里面把油一点点拿出来，这倒是很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民交公粮，也是从地里拿出来。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说明一把手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就要受到质疑。

更早些的时候，油田的领导大多是由转业军人们担任的。那时光刚解放，国家觉得军人干这一行比较合适，就让一些当兵的转业来干石油，因此整个中国的各个油田都有浓厚的军队色彩，井队和采油队开始不叫井队和采油队，叫连队，队长不叫队长，叫连长，一个大队就是一个营，有营长和教导员，三个营就是一个团，奇怪的是，成了团就不再叫团长，而是叫指挥了。有那么一阵子，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吧，油田的领导成了真正的军人，他们是军队前来“支左”的，就成了油田的核心领导成员，只是他们

不大懂石油，所以那时候的产量上不去，产量一低，就让人觉得这个油田不太行了，油也快出光了。还有小道消息说，小日本在咱们的东面打了一些井，把管子下到地下抽咱们的油，所以咱们的油出得越来越少。那时候小道消息漫天飞，又有人说，苏修在咱们北面打了好多井，也抽咱们的油，南边一些小国家一看，也打井抽咱们的油。好家伙，小日本在东边抽，苏修在北边抽，那些国家在南边抽，三面夹攻，蚊子一样地围着叮，咱们这里的地下能不空吗？

有段时间，咱们国家到处都兴修地方志，史志办公室就成了省、市、县的正规编制，人们好像突然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方还有历史，还出过进士举人，还出过孝子贞女，当然更多的人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根本不看那些厚厚的志书，他们只是热衷于在茶余饭后讲讲古往今来。不知道这个油田修没修过史志，要是修过，人们一定会发现，在这个油田的过去，虽然有过很多领导，但没有一个领导深入地研究过油田，他们简单地以为油田就是打井，打井就是打仗，要想拿下一个油田就搞大会战，而一次会战就像一场战役，只要敢于刺刀见红就能成为赢家。

第一个深入研究油田的领导是卜天越。卜天越是从上面来的，一般从上面来的人当领导都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给人一种走过场或者镀金的感觉，给人一种不能指望、可有可无的感觉，因此卜天越刚来不久，就有小道消息说，他是一位部长的秘书，当了多年，部长要提副总理了，问卜天越，是跟着走还是有别的想法，卜天越就提出要到齐阳油田，部长很痛快就答应了，并且说：“你跟我这么多年，是该干些实际事情了。”另一个消息说，卜天越是一位副总理的女婿，因为卜天越是一个人来到齐阳油田